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三之十四

□13
3561
7



門口 13
號 3561
卷 7

海亭評無
偶以為尊除
欲以為潔責
任以為能因
應以為用以
君喻心道
得即君道得
也

管子卷第十三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周元會環生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

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

分類了
卷 132 (12)
通符

50 6959

沈氏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造語有淺深然由致意謂合漠其語何存故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入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

姚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故入亦無從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通其發也源而
不涸其用也決而不竭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至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揚慎評直人
合道之人以
直應物者也
其言不設義
不預顧不出
口不見色斯
何言乎解者
矣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既絕四海之人誰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而靜則道德全潔其宮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
備故不可伐也理而言下解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紛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

黃震評言事
俱無此是何
境

朱養純評有
好惡因有得
喪心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
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去鎮樸之用本在去
私去私則靜靜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
而紛乎自治立能偏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
而盡稱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
可以為天下主也春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也春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失之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解中作
患為吾有身利之情下

管子

卷之三

三

蘇軾評直遊
德園

張榜評雖解
而能甚疏宕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往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外者所解

林。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按之由曰。謂為管

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目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

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

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

於陰。故曰動則失位失君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慎評與下
誠大是入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翼與誠也散
翼與誠也

楊慎評形並
有間反有易
得道並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
庭曰神戶之
中常修治積
精香潔玉女
存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循

也無知則循詐者無能藏隱故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無求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也無所位赴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續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得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也得以然

也得道之精也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謂德

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閱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閱之理

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

管子 卷十三 五

沈鼎新評
理則無會

先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末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周元會評因
理又出義禮
權法末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空
言空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義者謂名處

其宐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

者。理之。不空言應也。有時空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

也注非
楊慎評書中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空即不義
不空下顧皆
為句以不空
言為句六認
解自明

能無宐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吾所顧。

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績按此節解上

能言。乃為至也。不宐。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

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
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且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

朱長春評無
則虛又加與
物異曰異則
虛明乎虛而
後不物也不
始而為萬物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
也。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字物
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虛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故為天。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
是佛佛是法
佛法無二二
合為僧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管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從形者神。不君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

化。人之所不洽。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存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摠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大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册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其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宜。聖已生。末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梅士享評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

可不治樂理誠對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沈鼎新評物官易搖母亂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萬物

畢得翼然自來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物

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是故曰無以物亂官

則官毋以官亂心健羨入其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

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克不美則心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

不得心亂而不自得也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不亂於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

九

管子

卷十三

九

錫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擬道也

葉水心評明
昨善察磨輔
承懽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績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入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絳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績按言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

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事能變慕

張嶠評非
亦不能變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擇而不溷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

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不為裁而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使已也。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治是國治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在於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在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孔穎達評
一者不變之
一故不為物
使

朱養純評
治俱由心則
精智三一

曾參評至非
頑冥

程敏政評著
嚴色相從空
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

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

所入而亂。非至虛而為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見其首不

隨之不見其後。援而用之，殘世不亾。道無形也，無形

故曰若存若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

世不亾也。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移之時。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

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

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外

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

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何俊良評迎
人處正不可
匿

姚樞評說到
禮樂性傾步
亦有歸着

楊慎評形以
起知如鏡起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全禮。內靜則

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

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

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

照思者發光
之精也過即
搖傷

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原之不振。四支堅固。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系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

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

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沈昂新評靖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當立
設利不得奪

建當立

凡所建必其當立者

有以靖為宗

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

以時

為寶

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

以政為儀

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

和

則能久

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

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

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常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

之隨天其次隨人

所謂應天順人也

人不倡不和

也天不始不隨

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

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

謂君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

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

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

冬不為松柏不凋較其霜雪夏不為齊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

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眾

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柯潛評不為一物是以苞物

揚悅評以清淨目現清明空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曾彥評即是行其所行

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

廢舍則百度弛紊也春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演人之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姚樞評清氣金身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入於身。

兵而有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况

李泌評祥於鬼二語絕新與

人身。故聖人戰兵而耀德。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於

人者。則鬼神。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上。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理纔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沈則新評佳兵不祥如此則皆和風甘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其人入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

陰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見而事以

從但備道而往不計日不下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朱養和評天
地解方六合
開可想此意

程敏政評無
能無事即下
有中之旨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善事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貌謂能為而

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

功美日興故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揚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失
而難衷故即
其衷而與之
與尚書原維
皇之意文切

揚慎訂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或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文特有新意非徒重無成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

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

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妄無生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

徒及滿之徒虧巨之徒減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

巨者爲滅如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

日月之紀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其唯忘已乎

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勿言爲事成察而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勿譽之言以爲事成功萬物歸之

徵之無聽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答之其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

以雷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得之自然

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有

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趙用賢評或者指言或搖

朱長春評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老之靈靈莊之扶搖孟之直養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凡人
皆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言無臭之如
而口耳目手
足本之注非

管子

卷十三

時搖動誰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
使然也滿天不見其塞風無聲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
下也下也
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
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轉乎其圓也轉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
之為言至妙也生天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
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
載或搖大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
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無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
名之曰道神為之主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

之居上者然後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發於名聲

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

劉勰評常儀
事當有守

選用賢評耳
讀屬上句

管子

卷十三

十七

性之敬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疑於體色。此其不可論者也。不發不疑。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以德義告諭也。

論者也。論有可論。有不可論。常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鬼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論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眾之不解也。而解眾之不解。然後明。麟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諭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無曰與其人在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吾有不亡者存。

沈維垣評巧

蘇軾評不可言指是

黃震評遊乎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相安。則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然也。

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觸而後解。觸所以解結也。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恐陷於刑罰也。

何俊良評高
言一何純

矣。此言可以為。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
善不善之取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
已也。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
已時。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刺刺者。
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
天下干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孰。
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筴。因物以應筴。我無心也。孰
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
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
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
已。適道。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
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
何謀此。慎密之至。至春通。

沈與新評何
知何謀淵然
莫測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
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
損。可免于更。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
張矣。近庶也。常曰何謀。此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
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必同。自知
曰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
人稽。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
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
慎。內固之一。可為長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
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
下。則於天道。故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
視。天能精之也。四壁。既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
祭。於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福。故壤

慎許天視
視憲同出
則壁可請矣
奇文三理

管子

卷十三

十九

土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

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象。前故曰孰能去

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業。革之順。天應人大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眾。合道于天。曰吾何以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

知道之不背人哉。以天

葉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耽
逐反是醒眼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卧名利者為生危。猶

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矜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知

盡于物而危于生。焉。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

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故

身俱進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

沈與新評正
是固為高善

管子 卷十三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整故曰欲愛吾

身先知吾情知其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行

身之象也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悟以行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

以恬養生知養生性

死無遷
行乃歸于中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敬而令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為使而莫得其狀左右前

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而巳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楊忱評守
則期不失人
亦天矣

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

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

術。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

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也。以待不可為

之。自合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

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竇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

人不于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

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

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

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死維垣評有
入于無身依
然其道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

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平。存。又有之。入于無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

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

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

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人乎。萬化生于身。知此

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

字。便。絕。纖。塵。備。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

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

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眾奇瀾舞。幾欲獨移。文

死。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

按出字
上脫不
字

言。古與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暗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備。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 自玉

朱養純 元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 元冲 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

苑。圃城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

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脉。分流地上。若脉也。

故曰水具材。

也。

言水材美具備。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梅士享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畢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張榜評水備
諸美又濟諸
生

人之惡也。淳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必不

此者精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左

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左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

質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

沈鼎新評形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

中故曰淡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

於天地或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

溜泉焉。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也皆如其質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小故稱量皆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得水之神也

稱數實有大

長短故稱度

以為維根有

也皆如其質

以爲維根有

覺全支秀華
庶施翠旌

卷十四

郭正城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矣

朱長春評六
入玉人龍龍

蟬慶息莊子
自以為洗洋

謬悠連行亦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剝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即

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

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朱養純評上

言至此言人

人生于五行

而水為之凝

可參精氣為

物之旨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五肉已具

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是以水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精麤

精麤

越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

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注俱非

葉水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濁蹇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

闇能存而能亾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

存亾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上者以於是為萬

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

謂涸川水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李泌評更神怪妖幻

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亾者

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用水。知水法則也

管子 卷第十四 四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伸不則

藏民心易則行無邪。易道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

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

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將建旗。揮擢手段。又有變陣奇正。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

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

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道遙齊物。限尺車對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惛

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

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惛惛。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蘇軾評語

五公田明聖

孔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來

沈與新評使
能聽信便合
天

管子 卷第十四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道，上田麥。

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信，所以為信。信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信，所以為信。信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驕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四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星，日生也。春生，其時曰春。春，蠶也。時物

星，日生也。春生，其時曰春。春，蠶也。時物其氣曰風。陽

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贏而

發出節。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與下一例。其事號

曾參評運穆
莊贊

楊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察
春為行時察
星之氣也
力故曰

管子

卷第十四

七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

何優其評言中央溫和均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與火同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九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無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續按

德也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續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

何優其評言中央溫和均也

楊慎評之所謂益其廣故為歲德

程敏政評政與夏時同關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

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

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母

扱免禁扱在免祖者亦不欲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

管子

卷十四

九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擘也。時物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為金。甲堅實故生。

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勤干穡斂之務。百物乃收使民毋

人當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則得其我信則克。我元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所欲也。我信則克。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

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此謂辰德。辰以收斂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

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母見五兵之刃。母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缺塞折。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張嶼評俱是收斂之政

何俊良言秋肅然嚴慘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十

何俊良評言
冬肅然蓄密

門闔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蓄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蠹

姚樞評宛然
休息不擾

夏雷行謂冬氣早也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祀而習武也作祀而

楊慎評冬時
閉固勿發藏
以養春氣唯
不過乃有節
春能發出小
過大過雷為
之苗也故曰
治入食入莫
若畜

沈則新評五行與五事微應原境非聖至不難正精布德相民應天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此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殃月有三政。旬政異故日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成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行已德也。

管子

卷十四

十一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制以建亥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責民乃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人既奉

禮義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官以

符不如也後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

五列列令官事者九也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

敬授之修獵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

而不精然多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

奇文爾雅之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無業籍合自
小正以來至

呂覽可彙為
一家書而後
世五行幾時
附之亦一業
也

柯蒼評謂為
動根故制六
者人之符天
地也

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

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

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

街也。即黃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之數，以老陽之數，以老陽之數。地理以

八制。入，少陰之數，以少陰之數，以少陰之數，以少陰之數。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

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統，萬物也。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

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

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祀於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春通暉，日曰次，是日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暉神廬，春通暉，日曰次，是日

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也。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

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日天地水。

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

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

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西

揚慎評修學
者平也上應
作土以待平
天為句董字
屬下言掛肉
以洞遠也

沈鼎新評在
大極之先在
六極之下真
玄微與

梅士厚評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崇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日修。槃水上待天。日反視五藏不親。日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為緒外者不知。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常而有經。而常經不失也。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可謂有德也。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孔穎達評六相真上下五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察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道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成。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成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續按一本奢。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

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

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

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

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

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昔者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朱長春評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

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

為朱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

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

為常為玄冥動靜之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根天地之常故曰貞。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謂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參

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

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日至猪甲子木行御謂春日

陰生陽相生而後美甲子木行御謂春日御謂春日

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五行周焉五

吉生于五行

總生二氣故

日緩急作五

聲言五本于

二也

朱養純評五

官五行五聲

配合天然

沈鼎新評土
以成四氣猶
之信以貫四
德

助養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

寬刑外緩罪人皆所以助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賭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五穀之先熟者先

則黍稷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張嶠評今主
歛息以迎秋
金

左右司馬銜組甲厲兵組甲謂以合什為伍謂立十

伍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歛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然則晝灸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灸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

也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

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數剝竹箭言

管子 卷第十四 十八

張嶠評今主
休藏以迎冬
水

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不足

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室陽

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然則

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毛胎者不臄臄謂胎臝婦不銷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朱養和評段
段與生出冷
相反則政失
而災至

葉水心評逆
氣不祥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

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

日者則每季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七十二

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農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臙臙婦銷弃草木根本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潢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又評月令中央土奇於夏季土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則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

卷十四

辛

